

1 2017.1

诗歌共和国

我们有一个祖国，它没有疆界
就像我们对未知的想象
它狭小而宽广

〔巴勒斯坦〕诗的安排——马哈茂德·达尔维什诗选
西川、薛庆国、唐珏 译

〔以色列〕阿吉·米斯赫尔诗选
高兴 译

德国诗人四家
杨炼 译

马雅可夫斯基早期作品新译
汪剑钊 译

〔俄罗斯〕格列布·雅科甫列维奇·戈尔鲍夫斯基诗选
谷羽 译

带着来自塔露萨的书——俄罗斯诗歌记行两篇
王家新

中国古典诗歌的成功跟宗教有关系：顾彬专访

LIGHT

光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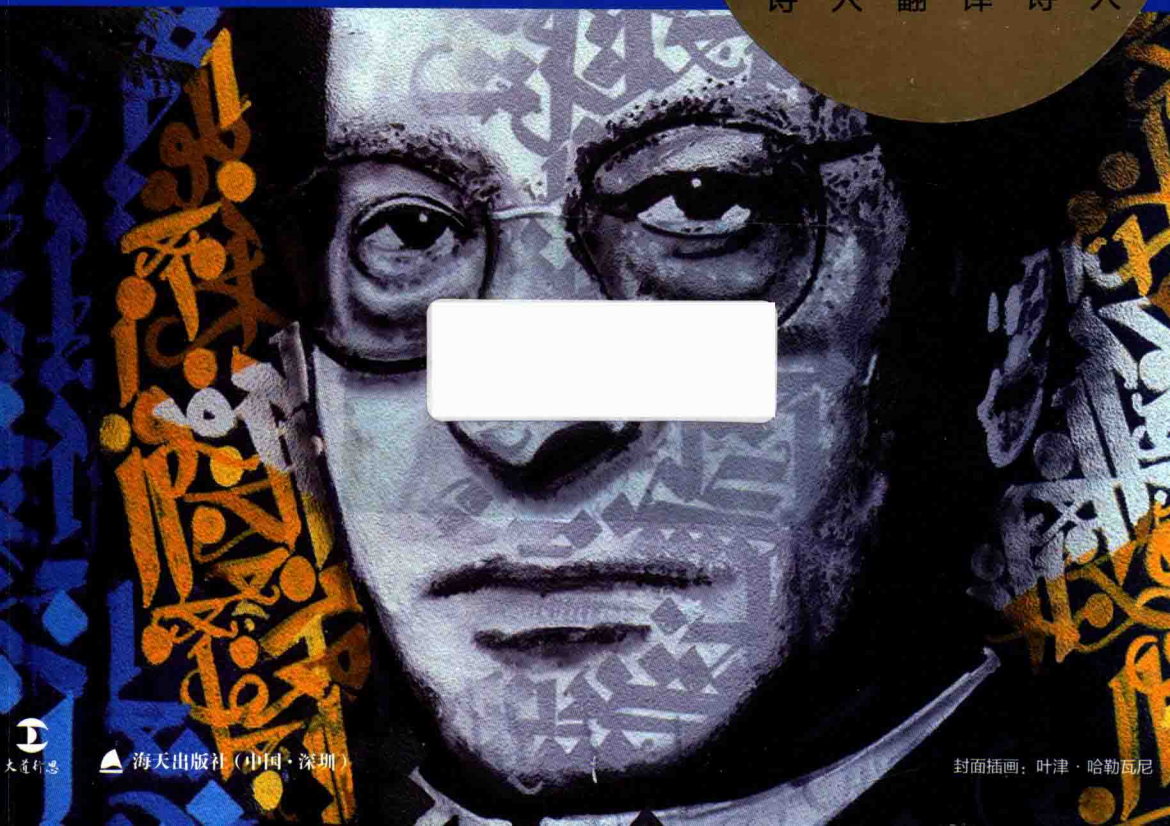
YEAR 戴潍娜 / 主编

光年
LIGHT
YEAR

创刊号

从一种幽微的美学，
走向公共思考。
面对过去和未来，
诗歌在进行最后的调解。

我们专注于外国诗歌译介
诗人 翻译 诗人



戴淮娜 / 主编

陈家坪 王东东 江汀 / 副主编

LIGHT 光 YEAR 年



海天出版社 (中国·深圳)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光年 / 戴潍娜主编. — 深圳: 海天出版社, 2017.2

(卓尔文库)

ISBN 978-7-5507-1890-6

I. ①光… II. ①戴… III. ①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世界—现代 IV. ①I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15319 号

光年

GUANGNIAN

出版人: 聂雄前 主 编: 戴潍娜
出品人: 刘明清 副 主 编: 陈家坪 王东东 江汀
责任编辑: 王媛媛
责任印制: 李冬梅

装帧设计: 彭振威
封面图片: 叶津·哈勒瓦尼
技术支持: 浪波湾工作室
媒体支持: 凤凰读书 腾讯文化

出版发行: 海天出版社

地 址: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 (518033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: 266 千

印 张: 18.75

版 次: 2017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68.00 元

策 划:  大道行思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地 址: 北京市海淀区蓝靛厂南路 55 号金威大厦 707—708 室 (100097)

电 话: 编辑部 (010-51505219) 发行部 (010-51505079)

网 址: www.ompbj.com 邮箱: ompbj@ompbj.com

新浪微博: @大道行思传媒 微信: 大道行思传媒 (ID: ompbj01)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大道行思公司常年法律顾问: 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冯培 010-61848179

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电话致 010-51505079 进行调换

目录

- 001 发刊词：诗歌共和国

transboundary

越界

- 009 〔巴勒斯坦〕诗的安排——马哈茂德·达尔维什诗选
西川、薛庆国、唐珏 译
- 023 “写下来，我是一个阿拉伯人”
拉贾·舍哈德 采访、撰文 王立秋 译
- 037 〔加〕我们苛刻相待——玛格丽特·阿特伍德诗选
周瓛 译
- 058 在指令下——我是如何成为一个诗人的
玛格丽特·阿特伍德 撰文 蒲云 译

contemporary

当代国际诗坛

- 069 〔以色列〕阿吉·米斯赫尔诗选
高兴 译
- 077 〔以色列〕约娜·瓦拉琪诗选
高兴 译

- 083 [摩洛哥] 塔哈尔·本·热隆诗选
傅浩 译
- 086 [摩洛哥] 阿卜德拉曼·本汉姆扎诗选
傅浩 译
- 088 [德] 迪特·格瑞夫诗选
杨炼 译
- 100 [德] 扬·瓦格纳诗选
杨炼 译
- 104 [德] 埃尔玛·拉库萨诗选
杨炼 译
- 107 [德] 约阿黑姆·萨托柳斯诗选
杨炼 译
- 112 [美] C.D. 莱特诗选
李栋 译
- 121 [美] 莎朗·奥兹诗选
明迪、远洋 译
- 130 [美] 丹尼丝·莱维托夫诗选
李琬 译
- 139 [爱尔兰] 葆拉·弥罕诗选
包慧怡 译
- 144 [斯洛文尼亚] 阿列士·施泰格诗选
杨小滨 译
- 146 [斯洛文尼亚] 米兰·耶西赫诗选
杨小滨 译
- 149 [俄罗斯] 格列布·雅科甫列维奇·戈尔鲍夫斯基诗选
谷羽 译

- 155 [古巴]米古埃·巴尔涅诗选
梁小曼 译

image

影像

- 161 因物之灵：谢阁兰眼中的古中国
侯磊 撰文
- 168 附：谢阁兰诗歌——选自诗集《碑》
车槿山、秦海鹰 译

essay

随笔

- 183 带着来自塔露萨的书——俄罗斯诗歌记行两篇
王家新 撰文

retranslation

重译

- 201 马雅可夫斯基早期作品新译
汪剑钊 译

poetics

诗学

- 221 民主与诗歌
弗朗西斯·巴顿·顾默耳 撰文 王东东 译

sinologist

汉学家

- 243 顾彬诗选
顾彬、张依萍、海娆 译
- 255 《光年》对话顾彬：中国古典诗歌的成功跟宗教有关系
戴潍娜 采访

biography

诗人志

- 263 镜中人：阿赫玛托娃
德米特里·贝科夫 撰文 王嘎 译

perspective

全球诗歌动态

- 287 2016 上半年全球诗歌动态
- 289 2016 年国内出版的部分诗集
- 290 附录：译者

发刊词：诗歌共和国

一

“他被提到乐园里，听见隐秘的言语，是人不可说的。”（《新约·哥林多后书》）。据说这句话包含着神给人类设下的一项禁忌，有关翻译。根据卡夫卡的推测，如果人们修建了通天塔而没有去攀登——这是不可能的——也许会得到上帝的谅解，其结果就是人类永远不需要折腾，而能心心相印。

杜甫著名的牢骚“百年歌自苦，未见有知音”，说的竟好像是现代诗歌的窘境。当有人向皇帝汇报，苏轼在监狱中也跟在家中一样，皇帝感叹这正是他知道的苏东坡。流亡的现代诗人，恐怕，在家中也如坐监。

乍看，新诗至少有古典诗歌和翻译诗歌这两个可能的知己。细察下来，我们在汉语中没有在家的感觉，西方语言又不能真正成为我们的家，流亡的诗人于是乎奔波在两个家之间，在一个家里思念另一个家。

在家如出家，现代诗成为了语言的寺庙。

“寺者，法度之所在也”——得失之间，语言的法度若隐若现，正在创造之中。

二

现代诗歌在对人们的感知方式的塑造上，无法和古典诗歌抗衡。脱节的审美教育难辞其咎。譬如，月亮引起国人的乡愁，在这个时候每个中国人都 是李白；新诗人，即便如徐志摩、海子，也难以企及这种对整个民族的灵魂附体，成为民族的巫师。

古典诗人，基本上是士大夫诗人和官僚诗人。相比现代诗人，不仅拥有更多进入公共世界的渠道，而且拥有更多实现天才、天职、天性、天赋和天福的机会。古典中国的生活，根本上是一种诗歌生活。诗人以诗心为政治生活赋形，并时刻准备纠正后者。正如一位汉学家打的比方，他们甚至可以用诗歌来判案而又不辱没律条，并借此彰显“恶法非法”的法律精神。古中国在根本上追求一种诗的正义。

这一诗歌至上的文明类型，暗合了谢阁兰对中国人独特历史观的思考，即“没有什么静物可以逃避时间的爪牙”，唯有将其转存于文字容器。诗歌，以惊人的、微妙的方式影响着历史，并栖息在了每个中国人身上。一个活生生的丰腴女人的“肌理细腻骨肉匀”之中，仿佛包含着唐帝国全部时间的精华。如牟复礼所察，中国历史一种精神上的过去，永不凋朽的正是人们在历史背景下所感受到的每一个瞬间。这一文明类型，亦合乎维科在《新科学》中的论断，只不过一直处于西方的边缘。我们由此可以理解，为何在政治共同体以及汉语命运共同体发生“范式转型”之际，梁启超和胡适会将期待的 目光投向文学。

三

新世界、新文学和新诗的开拓者也许会有这样的感受，相对于这个新世界而言，我们的文学不够用了，我们的诗也不够用了，不管它们曾经有过多么辉煌的历史。这是来自现代世界的第一个惊吓——我们的词不够用了！

我们开始从外来语言中吸收词汇，用以描画只存在于幻想中的新世界。这是另一种补天，如果说还不是创世的话；还有一种说法，这是对古典世界的再次发明；然而首先必须经过现代性漫长的自我流放。然而，这并非是一场文化战争，翻译带着它双向的爱，以及让敌对民族和好的意愿。

我们的词语不断分裂、复合和增殖，才能与重新陷入诸神之争的世界构成对称。我们才能在汉语中找到世界、事物和神灵。翻译的最终成就，是让汉语成为一种普遍语言：在汉语中，可以窥见多元而复杂的世界面貌，而这意味着跨越不同民族和国家的距离。

我们创造词语，与新世界对称。

四

与那种认为“诗是在翻译中失去的东西”的意见相反，歌德在谈翻译时说：

我重视节奏和声韵，诗之所以可以成为诗，就靠着它们，但是，诗作中本来深切地影响我们的，实际上陶冶我们的，却是诗人的心血被译成散文之后而依然留下来的东西。

这是对翻译的信任，而歌德又将之用在对人类教育事业抑或教化的理解上。“诗教”，抑或说“美的育教”，是我们失落的黄金传统。

由此我们可以理解，世界文学的概念并非是落后国家的焦虑，而还是出于艺术哲学自身的要求。

诗歌翻译要保持诗人的心血，即使诗中的诗褪色，诗中的散文——也依然坚硬地存在下去，犹如颜料来源。

五

作品和人一样，是会变老的。但丁的《神曲》有不同版本，是因为贝雅特丽齐永远年轻，她对不同时代显示不同面貌。缪斯永远年轻，正如帕斯捷尔纳克幻想有第九百零九位缪斯。

重译不一定就是对原文的订正，而是让原作再次生长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每一次重译都是新译。鸠摩罗什对道安订正的佛经有如下评价：“道安订正处，皆与原文合”，而道安本人并不懂梵文。

诚然，词的补充也就是文化的补充。道安的事例可以表明，翻译就是对原作的寻找，在译作和原作之上还存在着一个更深的原作。它可以是语言，也可以是经义。更准确地说，是各种宗教哲理、政治理论甚或人生领悟。道，不断变化。而诗，是直通种种玄妙的法门。

作为妙笔生花的随从，
它不能只为君主效劳，
而应与更高尚的众人
同在，具有大同精神。

这是塞缪尔·丹尼尔（Samuel Daniel）为蒙田的英译本写的序诗，颂扬翻译。

六

汉语就是我们的祖国。然而，这是一个亟需我们创造的语言共同体。诗人由此奉上他们十字架般的全部的爱情。

诗歌与共和国的联合，如两面镜子彼此映照。这是走向共同体的政治和诗歌（顾默尔《民主与诗歌》）。在词源上，共和国意指共同的产业。语言和

诗歌本身也是共和国事业的一部分，诗歌也非个人的梦呓，而还是对共同产业的开发。在圣经中，在史诗中，都出现了对理想共和国的希望和哀悼。而在近代，诗歌更以一种强力纠正着共和国。诗歌共和国的未来，是诗的贵族制与民主制的结合。只有经历了民主的品味，诗歌才能向贵族的品味回归。在这里，我们走向康德的永久和平；而联合国，仍然只是单个国家的隐喻。

七

诗歌，作为永恒的时尚，引领着人们的生活方式；进而，在历史的眼光里，呈现出一种逝去的文明方式。其公共性需要再次被擦亮。

最私人的，亦是最公共的。

人类生存的知识起源于人的个性，而诗人的个性拓展了世界的宽度。问题是，如何从一种幽微的美的感觉，走向一种透明的公共思考？如果说，过去 30 年已经表达完了不可表达之物，那么接下去，如何不沦为表演和姿态？

面对过去和未来，诗歌在进行着最后的调解。

戴潍娜、王东东合撰

transboundary

越界

诗的安排

——马哈茂德·达尔维什诗选

西川、薛庆国、唐珏 译

马哈茂德·达尔维什

(Mahmoud Darwish, 1941—2010)



巴勒斯坦诗人，通晓英文、法文和希伯来文，但始终用阿拉伯文写作。1941年3月出生在巴勒斯坦西北部的比尔瓦村。1948年，以色列建国，达尔维什一家流亡到黎巴嫩，他中学毕业就参加了支持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的以色列共产党，在党经办的报刊当编辑。因“思想激进”，他三次遭当局逮捕和关押。1970年，他离家前往莫斯科学习，流亡异乡。最初，他成为“乡土诗人”，诗作承袭阿拉伯古典传统，简洁而有音律美，以表达对土地和同胞的依恋。1982年，以色列入侵黎巴嫩，他流亡塞浦路斯、突尼斯、约旦和法国。而在流亡中，他成为“抵抗诗人”，用诗进行政治号召。1987年，达尔维什被选举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权力机构巴解执委会委员。1988年11月，他主笔起草《巴勒斯坦国独立宣言》。1993年8月20日，巴以和解，达尔维什致函阿拉法特提出辞职。1995年，他结束25年的流亡生涯返回祖国，以笔为生。此后他的诗陷入沉思，意象趋于晦涩。保尔·艾吕雅、阿拉贡、洛尔卡、聂鲁达、希克梅特等诗人都对他有重要影响。在技法上，达尔维什突破了传统阿拉伯诗歌的格律与韵律，被称为“阿拉伯语的拯救者”。

达尔维什始终是政治家，是位“政治抒情诗人”，他诗作的“内在灵魂”是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，“中心形象”是抵抗战士。巴勒斯坦的两大对立派别：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与哈马斯都称他为“富有良知的诗人”。

没啥让我高兴

没啥让我高兴

公交车上的旅客说——无论是广播

还是晨报，还是山丘上的城堡。

我想哭

司机说：等你到了站

再一个人想怎么哭就怎么哭

一个女人说：我也是，没啥

让我高兴。我把我儿子带到我的墓地，

他喜欢那儿，就睡了进去，连声再见也没有

一个大学生说：也没啥

让我高兴的。我学考古但在石头上

我找不到身份，我是否真是

我自己？

然后一个士兵说：我也一样，没啥

让我高兴。纠缠我的鬼魂

我总是与他纠缠不清

紧张的司机说：现在终点站

就要到了，准备

下车……

但旅客们大嚷：我们要比终点站走得更远，

继续开！

而我自己则说：让我在这儿下。像

他们一样，也没啥让我高兴，但我累了

不想再旅行。